似海厚泽感师恩

李 静

2021年12月27日,老师于凌晨在睡眠中安详辞世,当我在床前千呼万唤唤不回的那一刻,我肝肠寸断,痛不欲生。那一天,我以泪洗面,精神恍惚:我心空了,犹如精致的琉璃瓶被打碎了,撒了一地,再也拾不起来的绝望和恐慌笼罩着心头,我知道老师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哭灵心欲碎,弹泪眼已枯。无处寻芳踪,堂前仰遗容。

这些年,老师身缠多种基础病——类风湿性关节炎、三高,尤其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侵袭,让老师的身体每况愈下。但她每每都能化险为夷,我天天祈祷老师能与我伴随的时间长些,再长些。

20天前,老师刚过完她82周岁的生日,收到了我们为她准备的礼物——《周慧珺谈艺文综》。那天我把书捧到老师手里,她漠然地看着,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12月26日晚饭后,我喂了她一小瓶酸奶,九点她上床后目光炯炯地看着我,我说老师快睡哦,伸手轻轻地帮她合上眼,关灯离开。27日晨,她在床上无声无息、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我猛然醒悟:昨晚她依依不舍地看着我,原来这是她对我最后的眷顾和留恋……

老师自丧失记忆生活不能自理后,很多人觉得我照顾老师很辛苦,很不容易。其实只有我知道老师比我更辛苦,我只是花点时间、花点力气而已。而她却要拼尽全力,强撑着病体陪伴我,她一定也渴望和我相伴的时间长些,更长些。

我说过:老师在,我的港湾就在。一直以来,老师对我疼爱有加,我做什么事她都欣赏肯定。有时我会恃宠而骄,偶尔还耍臭脾气要老师哄我。

想起年轻时有次随口说想吃"稻香村"的鸭胗干,老师就背着我独自开着电瓶车,从高安路到福州路买了一大袋回来,神秘兮兮地笑问我:"你猜我买什么回来了?"类似这些事太多了……

以前,她每天傍晚五点半下楼拿报纸,阿姨要帮她拿她却不让。其实她是借口拿报纸,下楼等我下班回家,看着我车子开进车库,等着和我一起上楼。想起这一幕幕老师对我的疼爱,暖暖的回忆到如今却更令我痛彻心扉,泪如雨下。

年少时读《红楼梦》:"红尘中有乐事,但不能永远依恃,况又有'美中不足,好事多磨'八个字紧相连属,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、人非物换……"当初只觉晦涩说教,这些道理世人都晓,但真到人生大变故时,回想起这句话,方觉"人非物换"乃人生至悲至暗时刻。

老师离我而去了,已经没有人每天在这里等我。人亡余故宅,空有荷花生。念此杳如梦,凄然伤我情。

与老师的珍贵记忆,我会一直安放在内心最珍贵的地方,这些属于我的记忆往事,不会随着老师的离去而消失。

在我垂垂老矣之时,仍会想起这半个世纪的休戚相守、温暖相伴,因为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!

纸上大舞台

王汝刚

我有过一段跌宕起伏的生活经历:14岁那年,全家被迫扫地出门,搬进危房小阁楼;16岁那年,背井离乡来到穷乡僻壤插队落户,插秧、种田、养猪、放牛样样都干。几年后,回到繁华的上海,望着长不出庄稼的水泥地,我内心充满彷徨:这里能种庄稼吗?能喂鸡、养猪吗?除此之外,我还能干什么?

后来,我被分配去工厂工作,内心充满喜悦:总算当上工人阶级了,如果有机会能去部队就更好了,工、农、兵三大事业我都能亲身实践。但是,这个梦想永远不能实现,家庭出身是沉重的包袱,我没有资格从军保家卫国。

由于我表现不错,属于"可以教育好的子女",领导培养我成为厂医,真是喜出望外。谁知,我的母亲突然逝世。守着母亲的遗像,心中隐痛。望着年迈的父亲,欲哭无泪,实在找不出安慰的语言,父子相依为命,家庭鲜有笑声。

1982年春季的一天,我下班回家,父亲露出难得的笑容,对我说:"中央这些老人马又出山了。"我明白这句话的内涵:"党中央拨乱反正,老首长恢复工作了。"我忙问:"哪来的消息?"父亲取出一张散发着油墨香的《新民晚报》说:"喏,这可不是小道新闻。"原来,在上海人心目中有着特殊感情的《新民晚报》复刊了。

从此,每天下午排队买《新民晚报》成了父亲的功课,刮风下雨,乐此不疲。逢到厂休,我会主动承担。日长时久,认识了很多"排友"。比如,邮电局对门清真馆子"回风楼"的女厨师是位热心读者,逢人介绍:"什么东西味道最好?上海滩的《新民晚报》和回风楼的银丝卷、牛肉汤包。"

说真的,自从有了《新民晚报》,我家热闹起来了。邻居上门笑容可掬:"借张《新民晚报》好吗,我看上瘾头了。"厚道的父亲总是谦让:"快拿去看吧。"我不解地嘟囔:"不会自家去订一份报纸嘛?"父亲对我解释:"订阅《新民晚报》是不容易的事体。"

本来,父亲和我年龄相差50岁,他从事工程建筑,我喜欢文化艺术,两人共同语言并不多。自从《新民晚报》进了家门,父子交谈的内容增加了许多,尤其看到共同关注的题材,还会议论起来,这时,我才认识到,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学问懂得不少。有一次,晚报刊登一篇介绍阳春面的文章,引起了父亲的回忆,他告诉我:从小生活在徐家汇附近的土山湾,当地老百姓把"阳春面"称为"阳青面",而外国神父称之为"洋葱面"……我听得有趣,提笔写了一封信,内容谈论"阳春面"。信封上写着:"新民晚报收",就算大功告成。次日,我把这封信投进邮筒。接下来几天,我傻傻地等待回复。谁知,杳无音讯。我才联想起来,这般情形与契诃夫笔下的小说《凡卡》多么相似:孙子在靴子店学徒,写信给爷爷诉苦,信封上写着:乡下爷爷收,自以为爷爷一定会收到,谁知……唉,我竟然也做了如此幼稚可笑的事。父亲知道后,没有取笑我,只对我说:"办事情不会一步成功的,坚持下去,才会有结果……"

从艺后,我有幸结识国画大师申石伽先生,他曾得意地举着《新民晚报》对我说:"书生不出门,能知天下事,欲知天下事,每天读报纸。"他鼓励我写作,甚至亲笔写下"妙语天下笑星本色,意在言外菩萨心肠"送给我。就这样,我开始动笔写些短文,投稿给"夜光杯"。四十年来,从买报、读报到为《新民晚报》写稿,我心中明白,文字不是我的强项,真心感谢《新民晚报》的厚爱,给我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的"纸上大舞台"。

十日谈

燕归来四十载

责编:刘 芳

明请看著名艺术家韩天衡撰写的《岁月有情亦如诗》。

圣雪冰晨(布面油画) 黄 胜

一封家书

梁 苑

无论是杜甫的"家书抵万金",还是张籍的"欲作家书意万重",都谈到了家书这一与家人传递信息、交流感情的形式。对于家书的内容,却未有交待。古人的家书,到底是什么样子呢?

宋人孔平仲《代小子广孙寄翁翁》,是以诗的形式写就的一封独特家书。这首诗让我们略窥古人家书之一斑。全诗如下:爹爹来密州,再岁得两子。牙儿秀且厚,郑郑已生齿。翁翁尚未见,既见想欢喜。广孙读书多,写字辄两纸。三三足精神,大安能步履。翁翁虽旧识,伎俩非昔比。何时得团聚,尽使罗拜跪。婆婆到辇下,翁翁在省里。太婆八十五,寝膳近何似?爹爹与奶奶,无日不思尔。每到时节佳,或对饮美食,一一俱上心,归期当屈指。昨日又开炉,连日北风起。饮阑却萧条,举目数千里。

孔平仲,北宋文学家、诗人,孔子后裔,与兄孔文仲、孔武仲俱"以文章名世",时称"三孔"。孔广是孔平仲的儿子。这封家书是一首代言体诗,以幼童的口吻,以叙述的笔法,将家书写得生动活泼,充满童趣。

先是自述家事报平安。爹爹到密州上任后,又得两子,小名牙儿、郑郑。牙儿萌萌的,郑郑已长牙。牙儿与郑郑您都没有见过,如果见到了肯定欢喜。我已经读书识字了,还会写字呢。三三很活泼,大安会走了。三三、大安和我,您虽然都见过,但时隔两年,我们都各自长了不少本领,不再是您当时见到的那样子了。

再是问询家翁何时团聚。奶奶在京城,您在省城。太婆85岁了,吃饭睡觉可好?爸爸和妈妈天天都惦念着你们。每逢佳节,或吃到美食,总会想到,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?要是您也在这里就好了。

最后是举目望乡寄相思。昨天大风降温,我们这里已经到了生火取暖的冬天了。吃完火锅,举目四望,北方的冬季,树枝光秃秃的,满目萧条。就更加思念远在千里的家和家人。何时能再回家团聚,看您的子孙都环绕跪拜在您膝前。

这首诗的称呼几乎全用口语,只有写信人自称"广",提醒读者这是写给长辈的家书。诗中表达情感,表现情状的词汇也用口语。比如"欢喜",有喜欢之意,又有因喜欢而心生爱怜,因爱怜而心中高兴的含义。欢喜比喜欢一词表达的意思丰富且有层次得多。

爷爷对孙子,往往比对儿子更有耐心,俗称隔代爱。"寒鸡得食自呼伴,老叟无衣犹抱孙"(梅尧臣《小村》),即便民生艰难之际,也无法割断祖孙之间的亲情。本诗以孙辈的口吻与视角,给长辈写报平安的家书,童言童语,童真童趣,更能慰藉千里之外长辈的思念之情。较之当事人普通报平安的家书,更胜一筹。

儿童视角、口语入诗,诗写家书,是本诗的三大特色,也是本诗最大的成功。

扫一扫,关注"夜光杯"

临江仙

岁末看浦江

李 川

心若浓云追逝水,人随落叶伴寒风。

长帆暗影浪千重。

踏阶寻往事,昨日已成空。

脉脉凭栏温碎梦,忽惊缥缈起孤鸿。

涌潮如过客匆匆。

隔江极目处,旧岁隐天穹。

夜光杯

弯曲与美好

陈彦才

在我的印象里,一与"弯"("湾")沾上边,事物立马美好起来:外婆的澎湖湾,弯弯的月亮,弯弯的眉毛,就连咱那黄土高坡上的"山路十八弯",也富有诗情画意起来,被歌者唱颂。

小河弯了才会灵动;小路弯了曲径通幽;月亮弯了,是为更加圆满;外婆的笑意,弯到了眼睛。小草弯了,那是躲避风头;树枝弯了,那是果实挂满枝头;膝盖弯了,方可向前行走。人生,总是在弯路上探索,在探索中前进。海洋时代发现新大陆,而今去探问蓝海的深度。许多景,一弯就美好。许多事,一弯就通顺。有些事情,看似无解,换个思路,可能立马"柳暗花明又一村"。假如螺旋不拐弯,如何达到新的高度?笔头不拐弯,哪有乐者的音符?兔子不拐弯,如何逃脱狐狸的追捕?黄河不拐弯,如何丈量五千里气势磅礴的尺度?长城不拐弯,怎能阻挡外族强加的屈辱?四渡赤水不拐弯,怎样破解反动派的围堵?

道有曲折,势有强弱,事有变通。一条道路走到黑,那堵南墙,等你悔悟。常言道,彩虹总在风雨后,好景多隐拐角处。自然,做人的底线,不能弯!

藏在微笑里的爱

金小林

周末,去接住校的儿子回家。等待时回想起一件趣事,心底生发出的愉悦不觉地漾了满面,以至于儿子放学了我都未察觉,他却一眼望见了两眼直勾勾朝向校门的我。确切地说,儿子一眼望见的,是我挂在脸上若淫雨初晴的微笑。

回家路上,儿子没有如往常一样,第一时间跟我探讨周测的失分点。而是轻快地跟我说:爸爸,一看见你的笑脸,我浑身都轻松了;你的笑让我感到很安心,有一种力量感。那一刻,儿子几句酸绉绉的话,像闪电猝然击中了我。

儿子还在襁褓中时,我曾给过他数不清的笑脸。每天下班进门后第一件事,便去抱起小家伙,朝他龇牙咧嘴、夸张地发出咯咯声逗他。

儿子慢慢长大了,在我这得到的笑脸也日益减少。尤其是上学后,我给他更多的是一张乌黑脸。或许在骨子里,我一直秉持父严母慈的老传统。对儿子的爱,多藏匿于心,脸上满是严色。

前几日编辑同事采写的一篇人物通讯,让我深深为之动容: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一位农村母亲患上严重的精神病。那一年哥哥八岁,弟弟四岁,正是最需母爱的年龄。可他们得到的是来自母亲的惊吓——发病时,母亲力大无穷,四处伤人。父亲不得已,曾一度锁住她。母亲不得自由,便歇斯底里地嚎叫。

年幼的兄弟俩既害怕又不忍心,于是轮流惴惴地陪着母亲。后来某一刻,他们意外发现,只要对着母亲微笑,她便会渐渐安静下来。两兄弟从此约定:再大的情绪,在母亲面前我们也要装作很开心,笑着跟她说话。

为遵守这个"爱的约定",兄弟俩在往后岁月里无论碰到多委屈的事,抹完泪一转身,便像一朵灿烂的向日葵,朝着母亲开着。

三十七年过去了,父亲早已离世;年逾七旬的母亲依然是兄弟俩手心里的宝。而今这对已然中年的农民兄弟,写满沧桑的脸上永远挂着憨厚的笑——那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,对着母亲锻炼出来的。

我没见过两兄弟的笑。但我可以肯定,在每个知晓他们故事的人看来,那笑容是这世间最生动的颜容,直抵人心。

今年仲夏的一日,我和妹妹通话。提到乡下的父亲,我们不约而同说到一个现象:老父亲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,在电话里常会嘿嘿地发笑几声。那笑声虽短促甚至有些突兀,却极具治愈性,以至于令我不自觉中给父亲的电话都频繁起来。

记得少年时,父亲的笑是吝啬的,尤其对我这个儿子。成年后看《红楼梦》,我在贾政身上读到了父亲的影子。即便后来在城里工作了,偶带妻儿回乡,父亲对我仍不苟言笑。

前些时日,我终于从母亲那里知晓了答案:父亲长年在山间地头肩扛背驼劳作,老来浑身伤痛,却无法药到病除。性直又深受折磨的老人,常在与我们通话中无意间叹息。那叹息声,总如针刺一样让我难受。每次挂了电话后,无力感的愧疚与自责,常常几日包裹着我的身心,若处于阴霾雨季。母亲在一次与我的闲聊中得知,待我们返城后,她便严肃地和父亲谈起了此事。

父亲听后如梦方醒,连连自责。此后他便努力止住叹息,几月之后,变成了嘿嘿的笑声……

作为儿子,我是那么自私地渴望父亲的笑声;可作为父亲,我却又如此吝啬于给儿子笑容。想起一句戳心的话:我们总是努力把微笑给了同事、朋友甚至陌生人,却把坏情绪给了最爱我们的人。

往后余生,再苦再难,转身的那一刻,我们都记得换上微笑去面对至亲至爱。

把爱,藏在微笑里。